

新 马 文 艺 丛 书

姐妹俩



小 说 集

李汝琳著

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出 版

新马文艺丛书

姐妹俩

李汝琳 著

李汝琳 主编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姐妹俩

李汝琳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邮区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2006年6月26日简体字初版

定价：S\$7.00

ISBN 981-05-5897-X

目 录

巢.....	1
姐妹俩.....	24

巢

—

像是马来亚忽晴忽雨的天气一样，二房东王太太的性格也永远令人捉摸不定。午后下班回家，进门之后，使我愣了一下，挨王太太住的那间房子和餐厅都搬空了，佣人正爬在地上洗地板，王太太看到我在发愣，便笑着说：

“这两间房子租出去了，他们明天就要搬进来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过来，但使我还有些纳闷的，是王太太素来喜欢装阔，为什么还要把房子租出去两间，使自己委屈在一间小房子里呢？

我们住的这座屋子，实际上只有三间卧房，一间客厅，一间餐厅。在半年之间，我租下了靠前面的一间，当我搬进来的时候，王太太曾向我解释说：

“我们本来是不必把房子租出去的，并不在乎你这一点房租，只是因为王先生常常要到荷属去做生意，剩下我和孩子、佣人，家里连个男人也没有，一到夜里就

害怕，所以才招个房客做做伴。”

我当然是感激不尽，说实话，在新加坡找房子可真难，起初是借住在朋友的工厂里，因为刚到新加坡，人地生疏，就在朋友的工厂办公室里，夜间放上一张帆布床，度过一宵，白天把帆布床收起来，不至于妨碍朋友办公。日子久了，觉得朋友也很不便，就搬到一间寺庙里去，与和尚朋友作伴。但这样一来，离办事的地方太远，每天来往要花两个钟头在路上。找房子找了一年多，总是因为自己是单身汉，就是有些机会，都也弄不成功。在半年前，才在王太太家里租到一间房子，房租每月三十元，自然还额外送了一笔茶钱。

“你要是有家眷可就不成！”王太太在我搬进来那天对我说：“我可要图个清静，你要是带来孩子老婆一大堆，这座屋子可要吵翻了！”

可见世间事真没有个绝对的：一年多因为是单身汉租不到屋子，现在却因为是单身汉才租到了屋子。

冲过凉，佣人已经把空房子洗刷得干干净净了，王太太的客厅也重新布置了一番，那张吃饭用的桌子也挤进来了。王太太坐在沙发上休息，东看看，西看看，仿佛在欣赏自己精心的设计。我燃起一支香烟，也从房里走出来。

“王太太，”我好奇的问：“这新来的房客也是个单身汉吗？”

“不，”王太太大约忘记了她从前的话，很自然的

答道：“是一对夫妇。”

“这一对夫妇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男的是教书的，女的可不知道，看来也是读过书的吧。……”

当郎郎……厨房里传来了盘碗破碎的声音，王太太的略现浮肿的黄脸，突然紧张起来。

“阿彩！”王太太吼叫着：“你在干什么鬼！”

厨房里没有回话，只有捡拾破碎碗片的声音。

王太太这一下恼怒得像野兽一般，一直冲到厨房里。

“你这死鬼，你就会打破我的东西，你的心去哪里啦？人不大可会想男人啦！……”

“不是我，”阿彩的有些发抖的声音：“是阿莲不吃饭，把碗推掉了！”

阿莲是王太太的女儿，才只有三岁，因为常常受到母亲的责打，这时像小童养媳一般，怕得要哭出来。

“小鬼头！”母亲一把抓住阿莲的小臂膀，拉到自己的身边。“你不吃饭，你还要活不要？”

小女孩哇的一声哭出来。王太太又找到了小藤条，那是制伏女儿的法宝。要阿彩又盛了一碗饭，她亲自喂小女孩吃。

这种情形，起初我有些看不惯，小孩子吃饭，好像有说不出的痛苦，一看到母亲拿起饭碗给她吃，便会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时王太太照例是左手拿着饭碗，右手拿

着汤匙，把饭菜送到孩子嘴里，然后拿起小藤条，威吓的说：

“吃，不吃我就打你！”

小孩子常常是一面吃饭，一面流泪，有时用恐怖的眼光看着母亲，满满含着一口饭菜，不肯咀嚼。母亲照例是用小藤条，抽打着小屁股，强迫着小孩子像吃苦药一般，一口一口的咽进去。

看到这种情形，我照例是摇摇头，王太太的道理我早已明白，她不止一次给我解释说：

“你看这小东西，又黄又瘦，就是吃饭太少，不打就不吃！”

小东西实在可怜，小小的脸孔，一点血色也没有，两只小手，像是一对鸡爪，但是母亲的苦心，并不见效，每顿虽然哭哭啼啼勉强吃一大碗饭，却反而越吃越瘦。

晚饭之后，王先生从坡底回来，因为新来的车夫又不干了，王先生自己驾着小汽车，一进院门，照例按两下喇叭，好像表示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每次回家来，总是一面上台阶，一面呼唤着太太的名字“兰”。王先生欢喜穿硬底皮鞋，走起路来，脚步特别重，不管是三更半夜，总是踏得地板咚咚地响，全不管邻居是不是在睡觉。

王先生今天一进屋里，看见局势已经大变，当然事先他已知道将有新客搬进来，不过看见餐桌挤进客厅

里，显出很不高兴。

“兰，”他又一次呼唤着太太的名字，“餐桌怎么摆在客厅里？”

“不摆在客厅，摆在哪里？”王太太从房里出来，显出理所当然的样子。

“摆在厨房里呀！”

“我的先生，你知道厨房以后要两家合用的呀！”

“那可不管，我们的餐桌就要摆在厨房里。”

两个女佣人又大忙起来，本来已经把男主人的饭菜拿上客厅里，这时又得把拿上来的饭菜再拿下去，然后把餐桌抬到厨房里。

王先生这时已换好睡衣，一摇一摆去厨房吃饭，一面走，一面“噗”。这是王先生的习惯，总好像在吐什么的，也许什么也没有吐，就是欢喜“噗，噗”，即使在用餐的也是如此，一口菜吃下去了，“噗，噗”，然后喝一口汤，喝进去了，“噗，噗”，一面吃，一面“噗”。王先生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喜欢洗手。我们这座屋子，没有盥洗的设备，要洗手就得到厨房里。王先生清早起来，就到厨房里洗脸刷牙，然后吃早点，吃了早点，洗一次手，然后回到客厅里看报，看了报，洗一次手，然后回房换衣服，换好衣服，洗一次手，然后梳头，梳了头又洗一次手。如果再到房里摸一摸什么东西，还得一摇一摆的，“噗，噗”，再去厨房洗手。因为手续麻烦，不免要费一些时间，所以每天出去办公，

总要在十点钟以后。

王先生似乎是习惯于慢动作，吃饭自然也不能例外。今天王太太似乎有很多话要和王先生谈谈，于是也赶到厨房里。王先生一面吃饭，一面谈话，起初唧唧啾啾，谈些什么，我也没去注意，突然王太太提高了声音：

“急什么，急什么，向你要钱的时候，你就会说急什么！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王先生也毫不相让的大声嚷起来。

王太太一气冲出了厨房，回到房里弄得东西叮叮咚咚乱响。

夫妻吵架本是常事，这对夫妻更像是“家常便饭”。半年来两夫妻小吵大闹，恐怕不下一百次，如果不是王先生为了做生意到外埠去，家里难得有三天安静。不管三更半夜，一言不合，便争闹不休，有几次竟至动起武来。女的一面摔东西，一面大哭大叫，惹得邻居们围拢来看热闹。小孩子们更像看马戏一般，争先恐后的挤到我们的台阶上来。邻居们大约是看惯了，遇到这种场面，总是保持旁观的态度，没有一个人来劝解一句话。起初我很慌张，觉得既然是住在一起，当然义不容辞，上前劝解，但常常是越劝越糟，本来吵一阵便会完事，这一对夫妻一见有人劝解，双方就显出更加激烈，甚至会打在一起，使我急得满头大汗，狼狈不堪，事后邻居还有人说我多管闲事。

“你不要以为是好心。”有一位邻居太太就告诉过我：“邻居出来劝解，有时还会挨骂，真像疯狗一般！……”

这位邻居太太并不是造谣，有一次我就碰过钉子，劝过了男的，再去劝女的，王太太就怒目而视，向我咆哮起来：

“不要你管！”

从此以后，每逢他们吵架，我就躲在房里，假装睡觉。

女的在房里叮叮咚咚一阵子，仿佛在开衣橱，拉箱子，整理东西。男的吃过了饭，洗过了手，摇摇摆摆走回房里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走，你这个家我管不了。”

男的看到太太在收拾东西，好像真要出走的样子。

“有话不会说，嘿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？‘钱’，我要用，工人要工钱。”王太太又大叫起来：“你以为你的工人是好惹的吗？一年换了多少个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换了多少个，哪一个不是你骂走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……是我不好！好，我走，我走，你以为我肚里有孩子就不会走了。”

男的怕事情闹大了，便轻声的说：

“兰，我不是怪你，嘿，我是说迟几天不要紧。”

男的软下来，女的可不放松。

“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阿芬是我骂走的，你爱了她……”

“Sorry, Sorry, 兰，我错了，我说错了！”

男的赶快堵住女的嘴，接着是一大堆唧唧啾啾的解释，还夹着一些亲昵的呼唤：“兰！”

二

这一对夫妇的结合，在新加坡恐怕是司空见惯，没有人会觉得奇怪。那位叫做“兰”的女人，其实并不是王先生的元配夫人，那另一位王太太，依然健在在世，也并没有和王先生离婚，事实上王先生的真正的家是在后港，那里有自建的住屋，住着王先生的母亲、妹妹、太太和他的两个男孩子。按说这不多不少人，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小家庭，但王先生自从父亲去世之后，便承受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，一旦成了一家之主，母亲也就无法约束他。虽然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便又和一间大百货公司里的女店员“兰小姐”勾搭上了。这位“兰小姐”也是有了未婚夫的，自从和王先生勾搭上了之后，经过一番曲曲折折的过程，兰小姐和未婚夫解除了婚约，这一对男女便在市郊建立香巢同居了。听说男的答应了女的一个条件，便是夜夜必须到新居睡觉，不许回家和那个黄脸婆亲热，后来大老婆虽然也来闹过两次，

以后不知何故也就承认了这新的局面。

女店员“兰”有了头家丈夫，便不再做店员，舒舒服服做起姨太太来了。起初，这一对男女双宿双飞，感情好得很，但男的像所有的花花公子一样，日子久了，对于这种生活又有些腻了，每天又是跳舞，打麻将，夜间十二点以前是不回家的，女的便开始和男的吵闹，男的照例是唧唧啾啾的解释一番，据说是为了做生意，便不能不应酬，为了应酬，便不能不在外面玩得久些。女的似乎觉得男的也有理由，便自己也想出排遣日子的方法，就是自己也出去玩耍，一出去就是一天，只是提前在夜间十二点以前回家，使男的并不觉得自己出去太多。小孩子交给佣人去照顾，常常几天不冲凉，衣服也肮肮脏脏，像是受着折磨的小童养媳一般。

王先生本来雇用了两个佣人，煮饭、洗衣服、看管孩子、洗地板等工作全是由这两个佣人分担。男主人照例是一天换一件恤衫，甚至睡衣也只穿一晚，所以每天要洗的衣服总是一大堆。女主人照例是每天骂佣人，一点小事，总要骂半天。男的也不比女的好服侍，一回到家里，又是命令擦皮鞋，又是斥责什么工作做得不好。吃饭的时候，虽然佣人已经把饭碗洗干净了，总要亲手再洗一次，才来盛饭。工钱照例要拖欠几天，发工钱的时候，也照例要教训佣人一番，好像那些佣人是白拿他的钱，心里有些不甘似的，不教训几句就会觉得不痛快。

有一天，我从外面回来，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王太太又在骂那个小女佣阿彩。我刚踏上台阶，便听到王太太那恶狠狠的声音：

“你这个小东西，总是不用心，你的心呢？”又是那一句老话：“人不大可会想男人啦！”

女孩子掉过脸要走开，嘴里咕噜着。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女主人觉得有失尊严，便追上去。

女孩子转过身来，怒视着女主人。

“我说你想男人，说错了吗？”

“哼，”女孩子不屑似的，先哼了一声：“我可没有强占别人的丈夫。”

“啪，”一巴掌打在女孩子的脸上。

“什么？你竟敢……”女主人气得发抖。

“强占别人丈夫的是你！”女孩子好像把所有积蓄的愤怒，都发泄出来了。

不消说这女孩子从此便离开了，王太太以后就只用一个佣人，每个佣人都觉得工作太重，又要常常挨骂，所以没有一个佣人会做上三个月。

这一天真是多事，女孩子去了不久，王太太半躺在沙发上，面色铁青，余怒未消。这时另一个铁青的面孔出现了，那是王先生的母亲，老太婆颤颤危危的走上了台阶，一进门便对女主人咆哮起来。

“你这个贱货，我要同你算账！”

这个母亲，女主人平时似乎并不放在眼里，但见来势凶凶，一时愣住了。

“你这个搬弄是非的贱货，你说，我的女儿什么事情得罪了你？你说！”

女主人像是懂得一点原由，又像是不懂，这时满脸怒气，但一言不发，照旧坐在沙发上。

新搬来的吴太太还没有见过王先生的母亲，突然听到有人在骂王太太，便从房里跑出来，脸上显出惊慌的样子，站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说，你说！”老太婆这时自己坐下来，用脚重重的踩着地板。

“我做什么？”王太太气愤的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的女儿什么事情得罪了你，你造她的谣。”

“我没有造她的谣。”

“你没有，你凭什么说我的女儿同车夫好。”

“我没有说。”

“你没有说，是你亲口跟我的儿子说的，你还说没有说。”老太婆更加恼怒起来：“你简直是放屁！”

王太太霍的一下站起来，冲进房里拿出手提包，急急忙忙的向外走去。

吴太太站在旁边已经愣了好久，这时看见王太太要出去了，恐怕出乱子，便赶在后面问道：

“王太太到哪里去呀？”

王太太连睬也不睬，走出了大门。

“由她去！”老太婆在后面说：“这贱货自从到我们家里，真是闹得全家不安！”

我很清楚王太太的一套把戏，寻死觅活，只是当着王先生才玩一玩。老太婆骂一骂她，是不会用寻死来吓人的。有一次和王先生吵起架来，竟跑过马路要跳河，但是走到了河边，却坐在草地上不起来，成群的女人和小孩子，在欣赏着精彩的表演，最后还是王先生当众认错，才把她拖回家里。有时，王太太也象征出走，提着小箱子，嘴里一直嚷着要走，身子却并不动，等着王先生说Sorry Sorry，才肯罢休。

果然不错，夜间十二点光景，这一对夫妇一同回来了。显然是女的找了许多地方才找到男的，虽然已是深夜，王太太一回到家里，就同王先生大声吵闹起来。逢到这种场合，我照例是翻来复去睡不着，但也不去管他们。新搬来的吴先生和吴太太也被惊醒了，但三更半夜，也不便跑到别人的房里去劝解。接着吴太太的两岁孩子也被吵醒了，哇的一声哭起来，王太太的女儿阿莲也在隔壁响应，王太太照例是将一腔怒气，发泄在小女儿的身上，辟辟拍拍的打着小屁股。

“你哭，你哭，我还没有死你就哭！”

“干什么，你发疯了，你又是打小孩子！”是王先生的声音。

“哼，你的妈妈才是发疯了，你的妹妹才是发疯

了，女人偷汉子也要偷得像样的，千金小姐却偷养车夫！”

“你真是疯子，噗，你就不怕人家笑话！”

“我是疯子，你家里的人都好，你的大老婆也好，你的儿子也好！”王太太越说越气，竟至破口大骂起来：“滚，你给我滚！……”

一吵就是几个钟头，全座屋子都震动了。次日早晨，吴先生带着睡眠不足的样子赶去学校上课，我坐在办公室里昏昏沉沉过了一天。

三

吴先生夫妇搬来同住，是在十一月初，十二月间王先生为了生意上的事情，去印尼一趟，有两个星期，王太太整天出去，有时夜间也不回家，一直到快要过新年了，王先生才回来，在这期间，家里安静得多了。

吴先生照例早晨七点钟便去学校，下午四点以后才回家，一回到家里，就不声不响的躲在房里看书或是改簿子，只有星期天或假日，我们才有机会坐下来谈谈，但是吴先生的话并不多，总是客客气气地，看来是个老实的书生。家务完全交给吴太太，煮饭、洗衣服、看管孩子，通通一个人包办，生活似乎并不宽裕，不过这一对夫妇，却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，可见有钱并不一定幸福，王先生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太太，进出汽